

槲寄生

蔡智恒

mistletoe

她对他说，我喜欢你，声音轻微的颤抖。
她对他说，你来了，没有其他的言语。
他说自己是槲寄生，
在爱我的人身上，找到可以爱人的养分。



继《第一次的亲密接触》又一长篇小说网络爱情小说



mistletoe

懈 寄 生

“为什么我在你身旁时，你还会想我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她摇摇头，“我经常想你，想到发呆呢。”

“对不起。”我笑了笑。

“请你记得，不论我在哪里，都只离你一个转身的距离。”

她笑了笑，“你只要一转身，就可以看到我了呢。”

“这么近吗？”

“嗯。我一直在离你很近的地方。”

“那是哪里呢？”

“我在你心里。正如你在我心里一样。”

ISBN 7-5634-1592-0



9 787563 415922 >

ISBN 7-5634-1592-0/G · 38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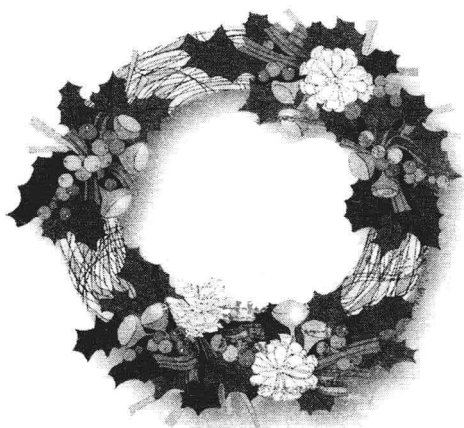
定价：16.00元

智恒

mistletoe

槲寄生

她对他说,我喜欢你,声音轻微的颤抖。
她对他说,你来了,没有其他的言语。
他说自己是槲寄生,
在爱我的人身上,找到可以爱人的养分。



责任编辑:纪 龙

封面设计:王 亚

槲 寄 生

蔡智恒 著

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吉林省延吉市公园路 105 号)

河北省三河市实验小学印刷厂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9 字数:180 千字 印数:1—5000 册

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634-1592-0/G·388

定价:16.00 元

序

正如《第一次的亲密接触》一样，如果你问我：
这篇 12 万字的《祇寄生》是一部什么样的小说？
我会很努力地思考几秒钟，然后回答你：
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写出这样的小说。

我不知道写作这件事对别人的意义是什么，我只知道，
对我而言，那是一种很想说话的欲望。
为了这种欲望，我会在脑海中追逐文字，然后坐在电脑前，
自言自语。

这种写作的欲望，到底从何而来？
我又要很不好意思地告诉你：
我还是不知道。

就像我因为在一个疲惫的雨夜里，喝到一杯温暖的爱尔兰咖啡，
便写了《爱尔兰咖啡》一样，对于《祇寄生》最原始的写作欲望，
也只是因为去年三月间，和一群大学同学在爬山时，偶然看到祇寄生。
那是我第一次看到，也是第一次知道，什么是祇寄生。

我大概花了四个月的时间，写完《祇寄生》。
那阵子，白天写写程式，晚上 10 点过后，才开始动笔写。
往往今晚所出现的文字内容，并不在昨晚的期待之中。
更别提会为明晚的写作，增添何种变数。



我尽量专心写，因为我并没有太多的时间写作。
我有我的工作，不管这种工作是好是坏，是伟大还是平凡，
那都是我的本分。
我总觉得要把份内的事做好，才能考虑其他。

在写作过程中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是不断地回顾过去。
所谓的“过去”，大概是从十二年前的农历大年初二开始。
那时我挂在莒光号的南下列车车厢间，从台北到台南。
于是《祇寄生》的时间背景，就以大年初二为开头。

我已经无法记得，对那时念大二的我而言，在那辆火车上想些什么。
我也记不得，为什么我得在那种团圆的日子，像逃难似的，跳上火车。
我只记得，我想了很多很多。
唯一可以确定的是，我一定没有想过，当初这段际遇，
会成为《祇寄生》的开头。

在我成长过程中，我从未想像我将来可能会提笔写东西。
而我也一直没有写作的习惯。
因为我总是喜欢让所有的东西停留在脑海，不必化俩文字。
如果真有时光机器，可以让人回到过去，
那么我很想知道，十二年前看着车外飞过去的电线杆的我，
到底在想些什么？

我只知道，现在坐在电脑前的我，想起国二的事。
我的国文老师是位女老师，姓刘。

“同学们，这堂是作文课，你们开始作文吧。”

她说完后，找了张椅子，坐了下来，开始看书。

“老师，作文题目是什么？”

整间教室沉寂了几分钟后，终于有个同学举手发问。

“你们写自己的文章……”老师笑了笑：“为什么却要我定题目呢？”

“那老师……”那位同学又继续问：

“我们该用什么文体呢？记叙文？论说文？还是抒情文？”

刘老师放下书本，站起身：

“如果以后老师住在台北，你们到台北看我，我一定会很高兴。”

老师又笑了笑：

“你想，我还会在乎你是坐公车来台北？坐火车？还是坐飞机呢？”

“我只想读到你们认真写作的文字，并不在乎你们用何种形式表达。”

老师最后说了这么一句。

过了十几年，我开始认真地写下自己想写的东西，

我才知道，老师这句话的意义。

老师，谢谢你。

如果你最后问我：就像一个疲惫的人，下了班，淋到雨，打开家门时，

心爱的人刚煮完一碗热腾腾的面，然后帮他擦去额头的雨珠。

我可以很仔细地描述那个人、那场雨、那碗面、那条擦去雨水的手帕。

但我就是无法形容那碗面的味道。

《祇寄生》到底在描述一种什么样的爱情？

我会先退开三步（因为我怕你会打我），

然后告诉你：我不知道。





“台北火车站。”

左脚刚跨入计程车开了四分之一的门，
右脚还没来得及甩掉沾上鞋底的湿泥，我便丢下这一句。

“回娘家吗？”

司机随口问了一句，然后笑了起来。

我也笑了起来。

虽然是大年初二，但我却是单身一人，只有简单的背包。

还有，我是男的。

即使雨下得很大，仍然只能改变我的发型，而不是性别。

我不是高桥留美子笔下的乱马，所以不会因被淋到冷水而变成女生。

‘今天真冷。’

“嗯。”

‘淋湿了吧？车后面有纸，请用。’

“谢谢。”

“赶着坐火车？”

“嗯。”

‘回家吗？’

“不，找朋友。”

“一定是很重要的朋友。”

“嗯。”

下了雨的台北，陌生得令人害怕。

看来我虽然在这个城市工作了半年，却从来没有认真生活过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是无法融入这城市的血液。

台北的脉动也许左右着我的喜怒哀乐，却始终得不到我的灵魂。
我像是吴宫中的西施，身体陪伴着夫差，但心里还是想着范蠡。

隔着车窗，行人像一尾尾游过的鱼，只有动作，没有声音。

好安静啊，仿佛所有的声音都被困在黑洞里。

我知道黑洞能困住所有的物质和能量，甚至是光。

但声音能从黑洞里逃脱吗？高中时有同学问过物理老师这个问题。

“声音？你听过有人在黑洞中叫救命的吗？”

老师说完后陶醉于自己的幽默感中，放声大笑。

也许我现在的脑袋就像黑洞，困住了很多声音，这些声音到处流窜。

包括我的，茎的，还有明菁的。

‘165元，新年快乐。’

‘喔？…谢谢。新年快乐。’

回过神，付了车钱。

抓起背包，关上车门，像神风特攻队冲向航空母舰般，我冲进车站。

排队买票的人群，把时空带到1949年的上海码头，我在电影上看过。

那是国民党要撤退到台湾时的景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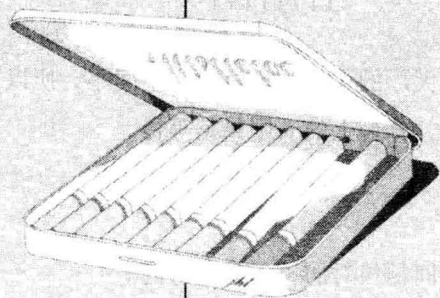
我不想浪费时间，到自动售票机买了张月台票，挤进月台。

我没有明确的目标，只有方向。

往南。

目 录

序	1
第一支烟	1
第二支烟	7
第三支烟	13
第四支烟	23
第五支烟	43
第六支烟	73
第七支烟	111
第八支烟	153
第九支烟	195
第十支烟	235



1

当这些字都成灰烬,我便在你胸口了



月台上的人当然比车站大厅的人少，不过因为空间小，所以更显拥挤。车站大厅的人通常焦急，月台上的人则只是等待。

而我呢？

我是焦急地等待。

爱因斯坦说的没错，时间是相对的，不是绝对的。

等待的时间总像是失眠的黑夜一样，无助而漫长。

而该死的火车竟跟台北市的公车一样，你愈急着等待，车子愈晚来。

“下雨时，不要只注意我脸上的水滴，要看到我不变的笑容。”

突然想到荃曾经讲过的话，我的心情顿时轻松不少。

那天下着大雨，她没带雨具跑来找我，湿淋淋地说了这句话。

‘帮个忙，我会担心你的。’

“没。我只是忘了带伞，不是故意的。”

‘你吃饭时会忘了拿筷子吗？’

“那不一样的。”荃想了一下，拨了一下湿透的头发：

“筷子是为了吃饭而存在，但雨伞却不是为了见你一面而存在。”

荃是这样的，她总是令我担心，我却无法说服她不令我担心。

相对于明菁，荃显得天真，但是她们都是善良的人。

善良则是相对于我而言。

“为什么你总是走在我左手边呢？。”

‘左边靠近马路，比较危险。’

明菁停下脚步，把我拉近她，笑着说：

“你知道吗？你真的是个善良的人。”

‘会吗？还好吧。’

“虽然大部分的人都很善良，但你比他们更善良。”

我一直很想告诉明菁，被一个善良的人称赞善良是件尴尬的事。
就像颜回被孔子称赞博学般地尴尬。

我慢慢将脑袋里的声音释放出来，这样我才能思考。
这并不容易，所有的声音不仅零散而杂乱，而且好像被打碎后再融合。
我得试着在爆炸后的现场，拼凑出每具完整的尸体。
然后我开始意识到我是否正在做一件疯狂的事。
是疯狂吧，我想。
从今天早上打开香烟盒想拿烟出来抽时就开始了。
搞不好从突然想抽烟这件事开始，就已经算是疯狂。
因为我戒烟半年了。

有一次柏森问我这辈子做过最疯狂的事是什么？
我想了半天，只能想出钥匙忘了带所以从10楼阳台翻进窗户开门的事。
“这叫找死，不是疯狂。”
“熬了两天夜准备期末考，考完后马上去捐血。算吗？”
“仍然是找死。”
“骑脚踏车时放开双手，然后做出自由式和蛙式的游泳动作呢？”
“那还是叫找死！”

后来我常用同样的问题问身旁的同事或朋友，他们的答案就精彩多了。
当然也有一面跑马拉松一面抽烟这种找死的答案。
有人甚至告诉我，总统大选时投票给陈水扁是最疯狂的事。
他是公司里一位快退休的工程师，20年忠贞的国民党员。
他的思想偏右，立场偏右，据说连穿四角内裤时也是把命根子摆右边。
“那为什么你要投给陈水扁呢？”





“如果当你年老时，发现自己从没做过疯狂的事，你不会觉得遗憾吗？”

我也许还不算老，但我已经开始觉得遗憾了。

记得有次柏森在耍白烂，他说：

“你没有过去，因为你的过去根本不曾发生；

你也没有未来，因为你的未来已经过去了。

你不可能变老，因为你从未年轻过；

你也不可能年轻，因为你已经老了。”

他说得没错，在某种意义上，我的确就是这么活着。

“你不会死亡，因为你没有生活过。”

那么我究竟是什么！柏森并没有回答我。

像一株槲寄生吧，明菁曾经这么形容我。

终于有火车进站了，是班橘色的莒光号。

我往车尾走去，那是乘客较少的地方。

而且如果火车在平交道发生车祸，车头前几节车厢通常会有事。

因为没看到火车经过，才会闯平交道，于是很容易跟火车头亲密接触。

更不用说抛锚在铁轨上的车辆被火车迎头撞上的事故了。

只可惜，乘客太多了，任何一节车厢都是。

我不忍心跟一群抱着小孩又大包小包的妇女抢着上车。

叹了口气，背上背包，退开三步，安静等待。

火车汽笛声响起，我成了最后一节车厢最后上车的乘客。

我站在车门最下面的阶梯，双手抓住车门内的铁杆，很像滑雪姿势。

砰的一声巨响，火车启动了。

我回过头看一下月台，还有一些上不了车的人和送行的人。

这很容易区别，送行的人会挥舞着右手告别；

上不了车的人动作比较简单，只是竖起右手中指。

念小学时每次坐车出去玩，老师都会叮咛：“不要将头手伸出窗外。”

我还记得有个顽皮的同学就问：“为什么呢？”

老师说：“这样路旁的电线杆会断掉好几根啊！”

说完后自己大笑好几声，好像动物园中突然发情的台湾猕猴。

很奇怪，我通常碰到幽默感不怎么高明的老师。

我那时就开始担心长大后的个性，会不会因为被这种老师教导而扭曲。

火车开始左右摇晃，于是我跟着前后摆动。

如果头和手都不能伸出窗外，那么脚呢？

我突然有股冲动，于是将左脚举起，伸出车外，然后放开左手。

很像在表演滑水特技吧。

柏森，可惜你不能看到。这样可以算疯狂吗？

再把右手放开如何？柏森一定又会说那叫找死。

所谓的疯狂，是不是就是比冲动多一点，比找死少一点呢？

收回左脚，改换右脚。交换了几次，开始觉得无聊。

而且一个五六岁拉着妈妈衣角的小男孩，一直疑惑地看着我。

我可不想做他的坏榜样。

荃常说我有时看起来坏坏的，她会有点怕。

明菁也说我不够沉稳，要试着看起来庄重一点。

她们都希望不要因为我的外在形象，而让别人对我产生误解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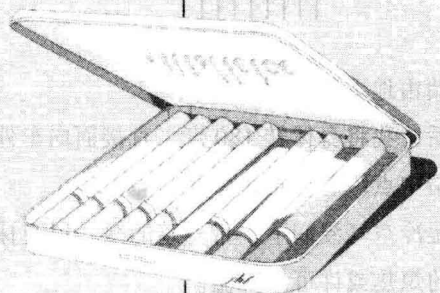


我总觉得背负着某些东西在过日子，那些东西很沉很重。
最沉的，大概是一种叫做期望的东西。通常是别人给的。
然后是道德。

不过在学校时，道德很重，出社会后，道德就变轻了。
它们总是压着我的肩，控制我的心，堵住我的口。
于是我把背包从肩上卸下，用双脚夹在地．上。
因为我不希望这时身上再有任何负担。

我从外套左边的口袋掏出烟盒，小心翼翼地拿出一根烟。
站在禁烟标志下方的妇人带点惊慌的眼神看着我 c
我朝她摇了摇头。
把这根烟凑近眼前，读着上面的字：

“当这些字都成灰烬，我便在你胸口了。”



2

海蚌未经沙的刺痛
就不能温润出美丽的珍珠
于是我让思念
不断地刺痛我的心
只为了，给亲爱的你
所有美丽的珍珠